



读《作家文摘》
品五味人生

人们称结婚60年为钻石婚。《钻石婚杂忆》是历史学家周一良(1913—2001)的最后一本著作,以他与老伴60年共同生活为主线,回忆了他丰富的经历和复杂的心境。

初识邓懿

我小时在私塾读书,没有数理化

03

钻石婚杂忆(一)

的基础,不可能考上大学。燕京大学有专门训练中学国文老师的二年制国文专修科,入学不问资历,只考国文、历史。我于1930年秋进了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,但专修科不是正途出身,我很想转学。

刚刚成立的辅仁大学查验文凭比较松,当时造假文凭风甚盛,我在琉璃厂造了一个安徽某高中的假文凭。同时,辅仁大学考试也比较松,数理化中只考数学一门,我就请我的表兄孙师白替我去考,就这样我进了辅仁大学历史系。

新开办的辅仁大学,对于一年级的课程很不重视,我感到不满足,又想转学。而燕京大学转学只考国文、英文两门,我当然考得不错。这样,我以辅仁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身份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。

次年春,学生会组织学生去泰山旅游,在旅游中我与邓懿相识了。

20世纪30年代,天津有一家名叫《北洋画报》的刊物,是赵四小姐的姐夫冯武越办的。《北洋画报》雅俗共赏,颇受人们欢迎,该画报每期的刊头上都有一位女士的玉照,或两位女士的合影,其中有电影明星,如胡蝶、阮玲玉等,或者是当地的大家闺秀。邓懿的照片也经常上

《北洋画报》。

我是从外校转来的二年级学生,按规定必须补修一年级的中国通史,当时邓懿是国文系一年级学生,也在这个班上,不过当时我们没有交谈过。

1933年春到泰山旅游时,我们开始有了接触。邓懿为我在虹桥飞瀑拍照。照片洗出后,我送给邓懿一张,背后附题记“廿二年春游泰山邓懿同学为我拍因赠一良”。后来我的钱包和大衣被土匪抢走了,当我认识的天津同学只有邓懿,于是就向她借了5块钱。

回到天津以后,我去她家里还钱,才逐渐对她的家世有所了解。我和邓懿的家庭背景和文化教养都比较接近,我们有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可谈。

青睞名媛

邓懿在燕京大学颇引人注目。据说她刚入学校时,就有一位同班同学追求她。那人西装革履,对她百依百顺,反而引起她的反感,邓懿断然拒绝与他交往。而我呢,经常穿一身蓝布大褂,像个老学究。

另外,在我与邓懿的交往中,经常与

她发生争论,或许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,邓懿对我较有好感。

就这样,经过一段时间后,我对邓懿逐渐由最初的好感产生了爱,但她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。

有一天晚上,我陪她从图书馆回到女生宿舍二院门口,就在我们即将分手时,我毅然决然地用动作明确表达了我的爱情,我的这种冲动对她来说大概有些意外,又似乎在意料之中。恰好这时钟亭的钟敲了三下,是九点半(这是采用西方海上报时方法)。当时我们都在学法语,因此事后常常用法语提起这个时间。

燕京大学的校园非常美丽,是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。此外,还有一处情侣们经常光顾的地方,就是燕京大学东门附近的常顺和饭馆,这里的饭菜可口,价钱还不贵,环境也比较优美。男生们常在此宴请女生。

说到这里,我可以再举出一件邓懿与别的女生不同之处。通常男女同学出去吃饭,理所当然的是由男士付账,而邓懿遇到这种情况,总是和我争着付账,由此可以看出,她所具有的那种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精神。

(周一良)

(摘自《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》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红艳愣在屏幕前。故人来得太突然,她没有做好思想准备。去,尴尬,自己今天邋里邋遢,慌慌张张,又失业了;不去,又显得小气了。红艳想了想还是收起电脑,决定前往。

中午11点,劳尔咖啡厅人不多。红艳随便找个座位坐下,服务生过来递餐单,问点什么,红艳瞄了一眼餐单,觉得东西死贵,她忙说等个人,待会儿再点。

“来了啊。”随着说话声,有人拍了红艳的肩膀一下,红艳一回头,看见一个男人,一只手插在口袋里,端端正正地站在她面前。只见他穿着黑皮夹克,

27

旧友重逢

蓝牛仔褲、皮凉鞋。这人就是沈即墨。只不过,他显得更年轻,还有点儿儒雅,红艳心想这小子过得不错。

红艳还没开口,沈即墨就说:“我的咖啡都快续杯了,你才来。”

红艳忙说不好意思。沈即墨笑着说,是我离得太近,急着见到你,所以来早了。

听着这话,红艳便开始耳朵发烫,相对沈即墨的自然,刘红艳确实太拘谨了,她甚至不知道怎么说开场白。

“还是那德行。”红艳说,说完她就后悔了。

沈即墨笑了笑,领着红艳到了一个包间。

即墨说:“这都中午了要吃点什么?”

红艳说不饿。即墨看得出红艳有些紧张,便喊来服务员,说要两份三明治,两份水果沙拉,两份梦巴黎饮料。

红艳忙说:“吃不了,不用点这么多。”

即墨微笑,说:“吃不完打包,没关系。”

“你经常来?”红艳问。

“租了个写字楼就在楼上。”即墨说。

“楼上?你开了公司?”

“等会儿上去坐坐。”即墨背靠沙发,“过得怎么样?好久没见你了。”

过得怎么样?红艳心里苦笑。嫁人了,失业了,继父刚去世了,人生突然灰暗了,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了。她现在的状态,已经不允许别人问她怎么样。

一问就伤心,尤其是在故人面前。可忽然被一句话逼到角落,红艳反倒有些不怕了,什么自尊心,什么里子面子,通通丢一边去吧!一秒之间,红艳的心里有了大变化。

她说:“今天你不要问我任何问题,家庭、工作、恋情、孩子,所有的一切都不许问!不然我立刻走人。”

即墨还是面带微笑,他没有被红艳吓着。这些年闯荡商场,他什么人没见过?什么情况没经历过?他知道,一个女人发狂,多半是因为受伤。于是,他轻声地说:“那你问我,什么问题都可以。”

红艳扑哧笑了,她也为自己的忽然失态不好意思,但说出了那些话,红艳觉得自己轻松了,没包袱了,她甚至可以开玩笑地说:“不好意思失态了,今天出门也没打扮,没法见人。”

沈即墨说:“怎么会?你还是那么漂亮,美有的时候不用太浮夸,跟拍照一样,自然的有时候反倒能胜出。”

红艳回指了一下自己说:“就我这样一个黄脸婆,都能胜出?”

“当然。”沈即墨说。

红艳有了小小的陶醉,结婚之后,很少有人这么夸赞她,她自己也很少关注自己的容貌和打扮,艰难的生活已经把她逼到不怎么注意这些的地步,现在有人走来告诉她这一点儿,她暗自高兴。可红艳嘴上还是客气地说:“故意说好话给我听的吧?”

沈即墨微笑不语,他知道,红艳对这些好话很受用。

接下来的故事,就顺利多了,红艳和沈即墨旧友重逢,相谈甚欢,沈即墨带刘红艳参观了他的广告公司,两人又一起吃了晚饭,然后沈即墨开车把刘红艳送回家。

快到胡同口的时候,红艳忙说:“到前面那个大槐树停下就行了。”

即墨笑着说:“怎么,怕你老公看见?我们可是光明正大啊。”

红艳说:“不是,避免不必要的误会。”即墨按要求停了车,红艳下了车,低着头往胡同里走,即墨迅速发了一条短信过去。红艳没反应,继续走,哪知道一不小心撞到一个人,抬头一看,是婆婆吴二琥。

红艳心虚,故意大声说:“妈,你怎么才回来?”

二琥说:“你春梅不让走,吃了晚饭才回来,又等半天车,累死了。”

红艳殷勤地说:“我回家给妈按摩按摩。”

二琥心里诧异,今天媳妇怎么嘴这样甜,还说要给我按摩,她有些犯嘀咕,就问:“你怎么也这个点儿才回来?”

其实见个同学,本来是最平常的事,可见了沈即墨之后,尤其是沈即墨把她送到家门口之后,她更是有些莫名的悸动。她说不清是因为什么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著)